

2005

从古典到现代

外国普通中等教育改革历程

FROM CLASSICALITY TO MODERNITY
THE REFORMING PROGRESS OF FOREIGN
SECONDARY EDUCATION

杨孔炽

陈宜安

邹海燕

诸惠芳 著



浙江出版社
ZHEJIANG PUBLISHING HOUSE

从古典到现代

杨孔炽 陈宜安 邹海燕 诸惠芳 著

外国普通中等教育改革历程

FROM CLASSICALITY TO MODERNITY
THE REFORMING PROGRESS OF FOREIGN
SECONDARY EDUCATION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从古典到现代：外国普通中等教育改革历程 / 杨孔炽等著. —厦门：鹭江出版社，2001.12

ISBN 7-80671-068-X

I. 从 … II. 杨 … III. 中等教育—教育改革—研究—国外 IV.G63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3570 号

从古典到现代

——外国普通中等教育改革历程

杨孔炽 陈宜安 著
邹海燕 诸惠芳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编：361004)

福州七二二八工厂印刷

(福州市鼓屏路 33 号 邮编：350001)

开本 850×1168 1/32 10.125 印张 2 插页 218 千字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71-068-X
G·47 定价：18.20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前　　言

一

普通中等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中极为重要、极为复杂的阶段。

说它重要，首先是因为它在整个学校教育体系中处于连接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关键部位，是保证学校教育体系上下贯通的桥梁。很显然，没有普通中等教育这座桥梁，就谈不上普及教育的发展、初等教育的延伸，也谈不上高等学校合格新生的来源。但是，普通中等教育的这种桥梁和基础作用，并不是从它诞生的时候起就具备了的，而是经过了不断的改革才逐步完善起来的。

例如，近代中等教育在西欧中世纪末产生之时，既没有自己的专门名称，也没有自己的专门机构，而只是一种被包含在古典大学之内并服务于大学神学、法学、医学三科的预备教育，称为“文科”(faculty of arts)，它的课程是古典的“七种自由艺术”(seven liberal arts)。这种大学预科性质的“中等教育”，当然与一般的民众教育风马牛不相及。在后来的文艺复兴时代，虽然这种中等教育从古典大学中独立出来，有了自己

的专门名称和机构，但是却仍然保持了古典的和“眼睛向上”的特性，培养学生进入高等学府或成为教会和世俗政权的主要人物是它的重要任务。当时英国的公学和文法学校、德国的文科中学以及后来法国的国立中学，就是这样的中等教育机构。

另一方面，由于 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的壮大和 18、19 世纪产业革命的相继发生，培养具有中等文化水平劳动者的任务开始摆到了各国中等教育的面前。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劳动者的初等教育的延伸已势在必行，对于中产阶级子弟进行相应的基础技术教育的问题也提上日程。解决这两个问题的结果，是产生了两种非古典的普通中等教育机构：前一种是与初等教育相衔接的实科中学，后一种是兼顾古典教育和实科教育的文实中学。这两类非古典的、与初等教育有一定联系的中等教育机构，是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型中等教育的承担者。然而这类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却不相连接，是一种只下联而不上继的中等教育。它们与原有的古典中等教育形成并列而互不相通的两轨。三类中学之间也森严壁垒，古典中学处于优势地位，不与另两类中学相联系。这时的中等教育，是社会阶级划分在学校教育中的集中体现，是社会严重不平等的一面镜子。

西方多轨制的普通中等教育一直到 20 世纪初资本垄断出现、科学技术被更多地应用到生产实际当中的时候才有所改变——为了培养具有一定科学技术知识的熟练工人和各种各样的技术人才，为了体现教育的民主和机会均等，几十年来，许多国家开始不断努力普及初等教育并逐渐延长普及义务教育的年限，这才建立起基本统一的初等教育机构，并将初等教育与中等教育的前一部分连接起来，促使了中等教育的分段，并初步形成了上下贯通的普通教育学制体系。只有极少数古典性质的

中学仍处于这一系统之外。

显然，普通中等教育在上述变革中也经历了学科内容逐渐多样化、复杂化的改革过程，即由最早的古典型的“七艺”课程，扩充到现代外语及一些自然科学学科，并继而发展出具体的职业教育课程等等。这些变化主要是中等教育所肩负的任务和目标复杂化的结果，即由早先培养古典大学神、法、医三科预备生的任务，发展到培养大学新生、教会人士和世俗官员，再继而又担负起培养熟练劳动者、中层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的任务。因此，普通中等教育的重要性不仅在教育内部纵向的初、中、高学制阶梯中体现出来，而且也在它与职业教育、与外部社会的横向联系中体现出来。这就是说，普通中等教育不仅关系到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也关系到国民一般素质的优劣和就业素质的高低，况且中等教育阶段正值青少年学生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时期，没有良好的普通中等教育，社会就难有具备良好素质的青年，也不会有高素质的就业者，这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乃至社会的稳定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例如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的苏联，随着中等教育的逐渐普及，中学毕业生人数不断增加，以至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不可能全部进入高等学校深造；但是由于在普通中等教育阶段没有对学生进行认真的、参加工农业生产的思想教育，由于中学教学大纲过高的学术性，严重脱离实际生活，造成了普通中学毕业生缺乏参加职业劳动的思想觉悟和知识准备，社会也无法更好地使用这些年轻力壮的男女青年，结果引起了大部分青年及其家长的不满，造成很大的社会问题。而后来针对这一问题的改革又因为过分加强了普通中学里的劳动技术教育，而造成了学生厌学、中学毕业生文化知识水平下降等问题，进而导致了

大学入学新生质量的降低，凡此，都对整个教育体系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可见，普通中等教育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关系到大学教育的质量，而且也在于它关系到社会劳动力的素质和水平，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一历史经验值得我们记取。

二

正因为普通中等教育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所以中等教育的改革历来为人们所重视；而它的复杂性又使得普通中等教育的改革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其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普通中等教育如何处理好预备升学教育与预备就业教育的关系。而这一问题的实质又在于人们赋予普通中等教育以什么样的目标和任务——是培养“通才”，使学生具有较全面的基本素质，还是侧重培养“专才”，使学生具有更实用的就业本领？人们总是希望普通中等教育能二者兼顾，希望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齐头并进，甚至还希望普通中等教育在此基础上进而能既继承古典传统又适应时代需求，既有助于教育普及，又有利于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既要保证质量，又要兼顾数量的扩充，既能显示“民主”，又能关照“精英”等等。围绕着这些问题，各国的普通中等教育曾反复地进行改革和实验，其中主要是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关于中等教育的结构改革，另一方面是中等教育的课程和教学改革。

从普通中等教育的结构改革方面来看，改革的进程和结果一方面体现为中等教育机构的多元化，形成两种或三种形式的中学，分别实现上述不同的教育目标，例如德国文科中学、文

实中学和实科中学等，或实行统一的中学制度，在综合性中学内部实行分轨；另一方面体现于学制年限的增缩和年限阶段的重新划分等等。美国及法国的“中间学校”以及苏联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出现的十一年制的学校等，都属于学制方面的改革。

从普通中等教育的课程和改革方面来看，改革的进程与结果一方面体现于中学内部课程结构的多元化，形成两种或更多系列的课程体系，例如英国综合中学内部的古典科、一般科和职业科等等。另一方面主要是围绕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在课程计划中的比例、新课程的位置及其已有课程内容的增删、选修与必修等问题进行调整和改革。

实际上，上述各类中学或各种课程体系之间相互关系的调整和改革，以及课程内容的更新等等，在一些国家都经历了反复的改革过程。普通中等教育改革的复杂与困难常常使改革者顾此失彼，左右摇摆。上述 20 世纪 50 年代末苏联中等教育的改革，就发生过学制的延长与缩短、普通与劳动课程的比例不当、课程内容的过难和过易等等方面的教训。此外美国、日本历史上的中等教育改革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例如美国公立普通中等学校课程的改革，就经历了南北战争前后以实用课程为主、19 世纪末以学术课程为主、进步教育时代又以实用课程为时髦、20 世纪 60 年代又重新加强普通基础课程、以及 70 年代再度注重生计课程等等，在克服一种倾向的时候总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当中除了改革者的思想方法问题之外，与普通中等教育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也不无关系。中等教育历来受外部各方面的影响比较直接，例如大学招生情况的变动、劳动就业市场的变动、政治事件和经济发展的起伏等等，

都会引起改革中的某些偏颇。许多历史的教训都是值得记取的。面对 21 世纪的知识经济大潮，各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又掀起了新一轮的教育改革，普通中等教育的结构、课程、教学、质量、数量等等至今仍然是改革的重大主题。我们完全可以而且应当从国外普通中等教育改革的坎坷历程中获取宝贵的历史财富，作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中等教育制度的借鉴。

三

对于现代和当代外国普通中等教育的介绍和比较研究，我国教育界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本书就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另从发展变化的角度，探索外国普通中等教育的孕育、起源、发展和改革的历程。

就东方而言，教育孕育于东方文明古国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之中；就西方而言，古代希腊则是孕育中等教育的摇篮，它是西方近现代中等教育的历史源头。而就西方近代中等教育机构——学校而言，则最早产生于中世纪末的城市之中；但作为一项国家学校制度来说则是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建立以后的事了。

本书之所以选取日本、西欧三国、美国、苏俄为代表，探索这些国家普通中等教育的产生、发展和历次改革，是因为这四者有着自己的特殊性：日本作为非西方的经济后起之秀，其普通中等教育的起伏和变革十分迅速剧烈，可谓别具一格；西欧作为整个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其悠长的历史发展也赋予了普通中等教育特殊的性格，是展现西方普通中等教育从古典到现代完整的改革发展过程的典型范例；美国的中等教育虽然从移

植欧洲的中等教育开始，却不以模仿欧洲教育为准则，发展出颇具自身特点的中等教育机构和单轨学校制度，中学为美利坚各民族的融合与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此外，本书以苏俄作为东欧的代表，也专门分析了其普通中等教育的变迁和改革，对于全面研讨国外普通中等教育的发展也是十分必要的。如果读者能够凭借本书的介绍和分析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那么就是对我们的极大安慰和鼓励了。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日本普通中等教育改革研究	(1)
一 日本教育的历史由来	(1)
(一) 古代教育的兴衰.....	(1)
(二) 近代日本教育体制的建立和发展.....	(5)
(三) 现代日本教育的重建、改革和现状.....	(11)
(四) 当代日本的普通中等学校教育.....	(19)
二 日本普通中等教育的历次重大改革	(24)
(一) 日本近代中等教育的孕育.....	(24)
(二) 社会转型与日本普通中等教育改革.....	(29)
(三) 产业革命与日本普通中等教育改革.....	(35)
(四) 政治变革与日本普通中等教育改革.....	(44)
(五) 经济飞跃与日本普通中等教育改革.....	(56)
三 面向新世纪的日本普通中等教育改革	(60)
(一) 关于普通中等学校教育改革的基本设想.....	(60)

(二) 普通中等教育的课程改革.....	(62)
(三) 世纪之交的日本普通中等教育改革.....	(67)
四 日本普通中等教育改革的基本经验	(90)
(一) 日本教育改革的整体特征.....	(91)
(二) 日本普通中等教育改革的基本经验.....	(94)
第二章 西欧主要国家普通中等教育改革研究.....	(101)
一 西欧近代中等教育的历史由来.....	(102)
(一) 西欧近代中等教育制度的历史渊源	(102)
(二) 西欧近代中等教育的孕育与萌芽	(108)
二 西欧主要国家近代普通中等教育的产生和重大 变革.....	(114)
(一) 英国普通中等教育的产生与变革	(114)
(二) 法国普通中等教育的产生与变革	(139)
(三) 德国普通中等教育的产生与变革	(162)
三 西欧主要国家普通中等教育改革的历史特征.....	(197)
(一) 西欧普通中等教育的传统理念	(197)
(二) 西欧普通中等教育的制度特征	(202)
第三章 美国普通中等教育改革研究.....	(206)
一 美国中等教育的历史变迁.....	(206)
(一) 创业维艰：美国中等教育的移植与改造	(206)
(二) 美国公立中学：古典抑或现代	(209)
(三) 走向大众化的美国普通中等教育	(212)
(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普通中等教育的发展	(215)

二 美国中等教育若干重大改革剖析.....	(222)
(一) 五六十年代的课程改革	(222)
(二) 70 年代的“回到基础”教育运动	(233)
(三) 80 年代的优质化教育改革	(236)
(四) 面向新世纪的美国中等教育改革	(243)
三 美国普通中等教育改革的基本特色.....	(246)
(一) 明确中学的办学目标	(246)
(二) 课程改革放在首位	(249)
(三) 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中等教育改革	(250)
 第四章 俄国和苏联普通中等教育改革研究.....	(254)
一 俄国和苏联普通中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	(254)
(一) 俄国中等教育的起源和发展	(254)
(二) 苏联时代普通中等教育的沿革	(265)
(三)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的普通中等教育	(270)
二 俄国和苏联普通中等教育若干重大改革剖析.....	(271)
(一) 沙皇时期俄国普通中等教育的改革	(271)
(二) 苏联时期普通中等教育历次改革所涉及的重大问题	(273)
三 苏联和俄罗斯普通中等教育改革的基本特色.....	(292)
(一) 苏联中等教育改革的基本特色	(292)
(二) 俄罗斯中等教育改革的基本特色	(300)
 主要参考文献.....	(307)
后 记.....	(312)

第一章

日本普通中等教育改革研究

日本位于亚洲东部，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个大岛及其周围 3900 多个岛屿组成，国土面积近 38 万平方千米，人口约 1.26 亿。历史上日本是一个农业国家，但日本人民经过 100 多年的努力，目前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已位居了世界前列，各项社会事业也十分发达。

历史上影响日本文化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高度发展的中国文化。日本古代的教育以传授源于中国的儒家文化及其道德观念为主，以培养封建官吏和顺民为目标。19 世纪中叶“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大力引进西方教育制度，逐步建立了现代教育体制，近代中等教育制度也在此时创立。此后经过多次大大小小的教育改革，普通中等教育逐渐成为目前“六三三制”为主体的学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普及率达 96% 以上。

一 日本教育的历史由来

(一) 古代教育的兴衰

日本古代文明的进步得益于中国文化。公元前 2 世纪以后

的“弥生文化”就是一种“在长期闭锁的环境中，突然接受高度的外国文化时出现的异种文化的混合物”^①，中国的水稻耕作技术和铁、铜冶炼技术等先进文化传入日本，原始时代日本文明从此获得了长足进步。传承这些先进文明所必需的教育，就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了。

目前所知汉字传入日本的最早史实，是公元 57 年中国汉代光武皇帝授予“倭奴国”的一枚金印，上面刻有“汉委奴国王”五个汉字。公元 5 世纪儒家典籍东渡日本之后，便有了教授汉字和儒学的“五经博士”轮流到日本宫廷给皇亲国戚子弟讲学的事，这就是日本宫廷教育的开端，也是有组织的学校教育的开端。此后，佛教经典也传入日本。7 世纪初圣德太子（574~622）推崇儒、佛，向中国派出学问僧和留学生，并鼓励开办私塾，从而初步奠定了日本国家封建教育制度的基础；及至大化革新（646）之后，日本最早的国家教育制度通过 701 年的《大宝律令》中的《学令》，仿照中国唐制而建立起来；到了 10 世纪前后，日本“假名”文字创造并开始运用，日本文化教育也开始走出以模仿为主的阶段，逐渐独立地发展了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教育活动，私学也再度兴盛，但当时只有佛教寺院在传播佛学的同时兼顾了对平民的教育。12 世纪末逐渐兴起的武士教育，就是后来日本教育中颇具民族特征的教育。当时的天皇朝廷不能控制幕府，各地的大封建主也凭借武力实行封建割据。武士教育适应这种需要在这一时期兴盛起来，家庭和寺院成了武士教育的主要场所；受教育的对象也因

^① 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汪向荣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20 页。

而从原来的宫廷贵族扩展到人数更多的武士阶层；寺院的教育作用也扩大了，并演变出对世俗儿童实施初等教育的机构——寺子屋。

17世纪初德川家康力克群雄，在江户（现在的东京）建立了强有力的幕府统治，挟天皇以令诸侯，形成了从1603年到明治维新为止的200多年统一局面，史称“德川时代”或“江户时代”。江户时代封建政治经济秩序的建立与稳定，使日本社会获得了生息发展的较好环境；社会活动的需要和幕府倡导的结果，形成了日本教育发展的较为良好的社会条件，教育事业繁荣起来，形成了日本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时代”。^①

昌平坂学问所是当时日本的最高学府，是幕府直辖的高等教育机关。学校主要招收武士阶级的子弟入学，以朱子学经典为主要学习材料。幕府还在江户以外的领地内设置类似的学校，或将一些私塾接管为幕府直属学校。藩校则是地方当局仿照昌平坂学问所所建立的地方性武士学校。江户时代后期，幕府和藩由于“兰学”^②的兴盛和1853年被迫打开国门后的形势，还开设了不少以学习西方语言和科学技术为主的学校，例如“蕃书调所”“医学所”及“讲武所”等军事学校。在藩以下的乡村，面向民众的学校有“乡校”和私立的“寺子屋”。“乡校”一般来说是在幕府或藩的安排、许可或监督之下，用公共经费或各方集资兴办的学校。“寺子屋”起源于平安时代

^① 小原国芳：《日本教育史》，吴家镇等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23页。

^② 日本历史上一般称通过荷兰人或荷兰书籍传入日本的西方文化学术为“兰学”。

佛教寺院对世俗子弟的读写教育。江户时代寺子屋的设立相当普遍。教师们大多数是利用自己的住房或某些公共场所进行教学，规模很小，教学程度也很低，以阅读、毛笔字的练习为主，但学生就近入学，十分方便。收容女孩子入学也是寺子屋的特色。可以说它是面向所有平民子女的私立小学校。寺子屋也曾获得幕府和藩当局的关注乃至支持，但大部分情况下是放任不管的。由于江户末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新知识的传播，导致平民求学需要的增长，寺子屋十分兴旺。据统计，自 1469 年以后日本全国累计开办了 15500 多所寺子屋。^① 此外还有教育程度较高的私立教育机构“私塾”。私塾是由学者在自己的住处兴办的，一般不受幕府和藩的直接控制，实际上成了学派自由传承的机构，也是新教育观念和思想得以产生的摇篮。

学校机构发达造成江户时代教育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教育的普及程度提高。据不完全统计，江户末期已有 40% ~ 50% 的男子和 15% 的女子达到识字的水平。其中武士及农村的村长之类几乎 100% 识字；都市商人的识字率也达到 80%。^② 由于国民中存在着相当广泛的受教育面，各阶层读书识字的人很多，因而社会成员的求学风气较强，民众的平均知识储备必然增加，便于加深相互的了解，并带来一定程度的思想活跃与进步，可以说，江户时代的日本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中，都已经包含了明治以后现代教育的积极因素，从而给明治

^① 尾形裕康：《日本教育通史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 1980 年版，第 151 页。

^② Irene Tauber: *The Population of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8, p.26~28.